

第四十五回

晋襄公墨缯败秦 先元帅免胄殉翟

话说中军元帅先轸，已备知秦国袭郑之谋，遂来见襄公曰：“秦违蹇叔、百里奚之谏，千里袭人。此卜偃所谓：‘有鼠西来，越我垣墙’者也。急击之，不可失！”栾枝进曰：“秦有大惠于先君，未报其德，而伐其师，如先君何？”先轸曰：“此正所以继先君之志也。先君之丧，同盟方吊恤之不暇，秦不加哀悯，而兵越吾境，以伐我同姓之国，秦之无礼甚矣！先君亦必含恨于九泉，又何德之足报？且两国有约，彼此同兵，围郑之役，背我而去，秦之交情，亦可知矣。彼不顾信，我岂顾德？”栾枝又曰：“秦未犯吾境，击之毋乃太过？”先轸曰：“秦之树吾先君于晋，非好晋也，以自辅也。君之伯诸侯，秦虽面从，心实忌之。今乘丧用兵，明欺我之不能庇郑也，我兵不出，真不能矣！袭郑不已，势将袭晋。谚云：‘一日纵敌，数世贻殃。’若不击秦，何以自立？”赵衰曰：“秦虽可击，但吾主苦块之中，遽兴兵革，恐非居丧之礼。”先轸曰：“礼，人子居丧，寝处苦块，以尽孝也。翦强敌以安社稷，孝孰大焉？诸卿若云不可，臣请独往！”胥臣等皆赞成其谋，先轸遂请襄公墨缯治兵。

襄公曰：“元帅料秦兵何时当返？从何路行？”先轸屈指算之曰：“臣料秦兵必不能克郑，远行无继，势不可久，总计往返之期，四月有余，初夏必过渑池。渑池乃秦晋之界，其西有崤山两座，自东崤至于西崤，相去三十五里，此乃秦归必由之路。其地树木丛杂，山石峻峭，有数处车不可行，必当解骖下走，若伏兵于此处，出其不意，可使秦之兵将，尽为俘虏。”襄公曰：“但凭元帅调度。”先轸乃使其子先且居，同屠击引兵五千，伏于崤山之左；使胥臣之子胥婴，同狐鞠居引兵五千，伏于崤山之右；候秦兵到日，左右夹攻。使狐偃之子狐射姑同韩子舆引兵五千，伏于西崤山，预先砍伐树木，塞其归路。使梁繇靡之子梁弘同莱驹引兵五千，伏于东崤山，只等秦兵尽过，以兵追之。

先轸同赵衰、栾枝、胥臣、阳处父、先蔑一班宿将，跟随晋襄公，离崤山二十里下寨，各分队伍，准备四下接应。正是：“整顿窝弓射猛虎，安排香饵钓鳌鱼。”

再说秦兵于春二月中，灭了滑国，掳其輜重，满载而归，只为袭郑无功，指望以此赎罪。时夏四月初旬，行及渑池，白乙丙言于孟明曰：“此去从渑池而西，正是崤山险峻之路，吾父谆谆叮嘱谨慎，主帅不可轻忽。”孟明曰：“吾驱驰千里，尚然不惧，况过了崤山，便是秦境，家乡密迩，缓急可恃，又何虑哉？”西乞术曰：“主帅虽然虎威，然慎之无失。恐晋有埋伏，卒然而起，何以御之？”孟明曰：“将军畏晋如此，吾当先行，如有伏兵，吾自当之！”乃遣骁将褰蛮子，打著元帅百里旗号，前往开路，孟明做第二队，西乞第三队，白乙第四队，相离不过一二里之程。

却说褰蛮子惯使著八十斤重的一柄方天画戟，抡动如飞，自谓天下无敌。驱车过了渑池，向西路进发，行至东崤山，忽然山凹里鼓声大震，飞出一队车马，车上立著一员大将，当先拦路，问：“汝是秦将孟明否？吾等候多时矣。”褰蛮子曰：“来将可通姓名。”那将答曰：“吾乃晋国大将莱驹是也！”蛮子曰：“教汝国栾枝、魏犇来到，还斗上几合戏耍，汝乃无名小卒，何敢拦吾归路？快快闪开，让我过去，若迟慢时，怕你捱不得我一戟！”莱驹大怒，挺长戈劈胸刺去，蛮子轻轻拨开，就势一戟刺来，莱驹急闪，那戟来势太重，就刺在那车衡之上，蛮子将戟一绞，把衡木折做两段。莱驹见其神勇，不觉赞叹一声道：“好孟明，名不虚传！”蛮子呵呵大笑曰：“我乃孟明元帅部下牙将褰蛮子便是！我元帅岂肯与汝鼠辈交锋耶？汝速速躲避，我元帅随后兵到，汝无瞧类矣！”莱驹吓得魂不附体，想道：“牙将且如此英雄，不知孟明还是如何？”遂高声叫曰：“我放汝过去，不可伤害吾军！”遂将车马约在一边，让褰蛮子前队过去。蛮子即差军士传报主帅孟明，言：“有些小晋军埋伏，已被吾杀退，可速上前合兵一处，过了崤山，便没事了。”孟明得报大喜，遂催趲西乞、白乙两军，一同进发。

且说莱驹引兵来见梁弘，盛述褰蛮子之勇，梁弘笑曰：“虽有鲸蛟，已入铁网，安能施其变化哉？吾等按兵勿动，俟其尽过，从后驱之，可获全胜。”

再说孟明等三帅，进了东崤，约行数里，地名上天梯、堕马崖、绝命岩、落魂涧、鬼愁窟、断云峪，一路都是有名的险处，车马不能通行。前哨褰蛮子已自去得远了，孟明曰：“蛮子已去，料无埋伏矣。”吩咐军将，解了辮索，卸了甲冑，或牵马而行，或扶车而过，一步两跌，备极艰难，七断八续，全

无行伍。有人问道：“秦兵当日出行，也从崤山过去的，不见许多艰阻，今番回转，如何说得恁般？”这有个缘故。当初秦兵出行之日，乘著一股锐气，且没有晋兵拦阻，轻车快马，缓步徐行，任意经过，不觉其苦。今日往来千里，人马俱疲困了，又掳掠得滑国许多子女金帛，行装重滞，况且遇过晋兵一次，虽然硬过，还怕前面有伏，心下慌忙，倍加艰阻，自然之理也。

孟明等过了上天梯第一层险隘，正行之间，隐隐闻鼓角之声，后队有人报道：“晋兵从后追至矣！”孟明曰：“我既难行，他亦不易，但愁前阻，何怕后追？吩咐各军，速速前进便了！”教白乙前行：“我当亲自断后，以御追兵。”又募过了堕马崖。将近绝命岩了，众人发起喊来，报道：“前面有乱木塞路，人马俱不能通，如何是好？”孟明想：“这乱木从何而来？莫非前面果有埋伏？”乃亲自上前来，看但见岩旁有一碑，镌上五字道：“文王避雨处”。碑旁竖立红旗一面，旗竿约长三丈有余，旗上有一“晋”字。旗下都是纵横乱木。孟明曰：“此是疑兵之计也。事已至此，便有埋伏，只索上前。”遂传令教军士先将旗竿放倒，然后搬开柴木，以便跋涉。谁知这面晋字红旗，乃是伏军的记号。他伏于岩谷僻处，望见旗倒，便知秦兵已到，一齐发作。秦军方才搬运柴木，只闻前面鼓声如雷，远远望见旌旗闪烁，正不知多少军马，白乙丙且教安排器械，为冲突之计。只见山岩高处，立着一位将军，姓狐名射姑，字贾季，大叫道：“汝家先锋褒蛮子，已被缚在此了，来将早早投降，免遭屠戮！”原来褒蛮子恃勇前进，堕于陷坑之中，被晋军将挠钩搭起，绑缚上囚车了。白乙丙大惊，使人报知西乞术与主将孟明，商议并力夺路。孟明看这条路径，只有尺许之阔，一边是危峰峻石，一边临著万丈深溪，便是落魄涧了，虽有千军万马，无处施展。心生一计，传令：“此非交锋之地，教大军一齐退转东崤宽展处，决一死战，再作区处。”

白乙丙奉了将令，将军马退回，一路闻金鼓之声，不绝于耳。才退至堕马崖，只见东路旌旗，连接不断，却是大将梁弘同副将莱驹，引著五千人马，从后一步步袭来。秦军过不得堕马崖，只得又转，此时好象蚂蚁在热盘之上，东旋西转，没有个定处。孟明教军士从左右两旁，爬山越溪，寻个出路，只见左边山头上金鼓乱鸣，左有一枝军占住，叫道：“大将先且居在此，孟明早早投降！”右边隔溪一声炮响，山谷俱应，又竖起大将胥婴的旗号。孟明此时，如万箭攒心，没摆布一头处。军士每分头乱窜，爬山越溪，都被晋兵斩获。孟明大怒，同西乞、白乙二将，仍杀到堕马崖来。那柴木上都掺有硫黄焰硝引火之物，被韩子舆放起火来，烧得焰腾腾烟涨迷天，红赫赫火星撒地。后面

梁弘军马已到，逼得孟明等三帅叫苦不迭。左右前后，都是晋兵布满，孟明谓白乙丙曰：“汝父真神算也！今日困于绝地，我死必矣！你二人变服，各自逃生，万一天幸，有一人得回秦国，奏知吾主，兴兵报仇，九泉之下，亦得吐气！”西乞术、白乙丙哭曰：“吾等生则同生，死则同死，纵使得脱，何面目独归故国？……”言之未已，手下军兵，看看散尽，委弃车仗器械，连路堆积，孟明等三帅，无计可施，聚于岩下，坐以待缚。晋兵四下围裹将来，如馒头一般，把秦家兵将，做个饺子，一个个束手受擒，杀得血污溪流，尸横山径，匹马只轮，一些不曾走漏。髯翁有诗云：

千里雄心一旦灰，西崤无复只轮回。

休夸晋帅多奇计，蹇叔先曾堕泪来。

先且居诸将会集于东崤之下，将三帅及褒姒上了囚车，俘获军士及车马，并滑国掳掠来许多子女玉帛，尽数解到晋襄公大营。襄公墨缞受俘，军中欢呼动地。襄公问了三帅姓名，又问：“褒姒何人也？”梁弘曰：“此人虽则牙将，有兼人之勇，莱驹曾失利一阵，若非落于陷坑，亦难制缚。”襄公骇然曰：“既如此骁勇，留之恐有他变！”唤莱驹上前：“汝前日战输与他，今日在寡人面前，可斩其头以泄恨。”莱驹领命，将褒姒缚于庭柱，手握大刀，方欲砍去。那姒子大呼曰：“汝是我手下败将，安敢犯吾？”这一声，就如半空中起个霹雳一般，屋宇俱震动。姒子就呼声中，将两臂一撑，麻索俱断。莱驹吃一大惊，不觉手颤，堕刀于地，姒子便来抢这把大刀。有个小校，名曰狼瞫，从旁观见，先抢刀在手，将姒子一刀劈倒，再复一刀，将头割下，献于晋侯之前。襄公大喜曰：“莱驹之勇，不及一小校也！”乃黜退莱驹不用，立狼瞫为车右之职。狼瞫谢恩而出，自谓受知于君，不往元帅先轸处拜谢，先轸心中，颇有不满之意。

次日，襄公同诸将奏凯而归，因殡在曲沃，且回曲沃。欲俟还绛之后，将秦帅孟明等三人献俘于太庙，然后施刑。先以败秦之功，告于殡宫，遂治窀穸之事。襄公墨缞视葬，以表战功。母夫人嬴氏，因会葬亦在曲沃，已知三帅被擒之信，故意问襄公曰：“闻我兵得胜，孟明等俱被囚执，此社稷之福也，但不知已曾诛戮否？”襄公曰：“尚未。”文嬴曰：“秦、晋世为婚姻，相与甚欢。孟明等贪功起衅，妄动干戈，使两国恩变为怨。吾量秦君，必深恨此三人。我国杀之无益，不如纵之还秦，使其君自加诛戮，以释二国之怨，岂不美哉？”襄公曰：“三帅用事于秦，获而纵之，恐貽晋患。”文嬴曰：“‘兵败者死’，国有常刑。楚兵一败，得臣伏诛，岂秦国独无军法乎？况当时晋惠公

被执于秦，秦君且礼而归之，秦之有礼于我如此。区区败将，必欲自我行戮，显见我国无情也。”襄公初时不肯，闻说到放还惠公之事，悚然动心，即时诏有司释三帅之囚，纵归秦国。孟明等得脱囚系，更不入谢，抱头鼠窜而逃。先轸方在家用饭，闻晋侯已赦三帅，吐哺入见，怒气冲冲，问襄公：“秦囚何在？”襄公曰：“母夫人请放归即刑，寡人已从之矣。”先轸勃然唾襄公之面曰：“咄！孺子不知事如此！武夫千辛万苦，方获此囚，乃坏于妇人之片言耶？放虎归山，异日悔之晚矣！”襄公方才醒悟，拭面而谢，曰：“寡人之过也！”遂问班部中：“谁人敢追秦囚者？”阳处父愿往。先轸曰：“将军用心，若追得便是第一功也。”阳处父驾起追风马，抡起斩将刀，出了曲沃西门，来追孟明。史臣有诗赞襄公能容先轸，所以能嗣伯业。诗曰：

妇人轻丧武夫功，先轸当时怒气冲。

拭面容言无愠意，方知嗣伯属襄公。

却说孟明等三人得脱大难，路上相议曰：“我等若得渡河，便是再生，不然，犹恐晋君追悔，如之奈何？”比到河下，并无一个船只，叹曰：“天绝我矣！”叹声未绝，见一渔翁，荡著小艇，从西而来，口中唱歌曰：“囚猿离槛兮，囚鸟出笼。有人遇我兮，反败为功。”孟明异其言，呼曰：“渔翁渡我！”渔翁曰：“我渡秦人，不渡晋人！”孟明曰：“吾等正是秦人，可速渡我！”渔翁曰：“子非崤中失事之人耶？”孟明应曰：“然。”渔翁曰：“吾奉公孙将军将令，特舢舟在此相候，已非一日矣。此舟小，不堪重载，前行半里之程有大舟，将军可速往。”说罢，那渔翁反棹而西，飞也似去了。

三帅循河而西，未及半里，果有大船数只泊于河中，离岸有半箭之地，那渔舟已自在彼招呼。孟明和西乞白乙跣足下船，未及撑开，东岸上早有一位将官，乘车而至，乃大将阳处父也。大叫：“秦将且住！”孟明等各各吃惊。须臾之间，阳处父停车河岸，见孟明已在舟中，心生一计，解自家所乘左骖之马，假托襄公之命，赐与孟明：“寡君恐将军不给于乘，使处父将此良马，追赠将军，聊表相敬之意，伏乞将军俯纳！”阳处父本意要哄孟明上岸相见，收马拜谢，乘机缚之，那孟明漏网之鱼，“脱却金钩去，回头再不来”，心上也防这一著，如何再肯登岸，乃立于船头上，遥望阳处父，稽首拜谢曰：“蒙君不杀之恩，为惠已多，岂敢复受良马之赐？此行寡君若不加戮，三年之后，当亲至上国，拜君之赐耳！”阳处父再欲开口，只见舟师水手运桨下篙，船已荡入中流去了。阳处父惘然如有所失，闷闷而回，以孟明之言，奏闻于襄公。先轸忿然进曰：“彼云‘三年之后，拜君之赐’者，盖将伐晋报仇也。不如乘其新

败丧气之日，先往伐之，以杜其谋。”襄公以为然，遂商议伐秦之事。

话分两头。再说秦穆公闻三帅为晋所获，又闷又怒，寝食俱废。过了数日，又闻三帅已释放还归，喜形于色，左右皆曰：“孟明等丧师辱国，其罪当诛。昔楚杀得臣以警三军，君亦当行此法也。”穆公曰：“孤自不听蹇叔、百里奚之言，以累及三帅，罪在于孤，不在他人。”乃素服迎之于郊，哭而唁之，复用三帅主兵，愈加礼待。百里奚叹曰：“吾父子复得相会，已出望外矣！”遂告老致政。穆公乃以繇余、公孙枝为左右庶长，代蹇叔、百里奚之位，此话且搁过一边。

再说晋襄公正议伐秦，忽边吏驰报：“今有翟主白部胡，引兵犯界，已过箕城，望乞发兵防御！”襄公大惊曰：“翟、晋无隙，如何相犯？”先轸曰：“先君文公出亡在翟，翟君以二隗妻我君臣，一住十二年，礼遇甚厚。及先君返国，翟君又遣人拜贺，送二隗还晋。先君之世，从无一介束帛，以及于翟。翟君念先君之好，隐忍不言。今其子白部胡嗣位，自恃其勇，故乘丧来伐耳。”襄公曰：“先君勤劳王事，未暇报及私恩。今翟君伐我之丧，是我仇也，子载为寡人创之。”先轸再拜辞曰：“臣忿秦帅之归，一时怒激，唾君之面，无礼甚矣！臣闻：‘兵事尚整，惟礼可以整民。’无礼之人，不堪为帅，愿主公罢臣之职，别择良将！”襄公曰：“卿为国发愤，乃忠心所激，寡人岂不谅之？今御翟之举，非卿不可，卿其勿辞！”先轸不得已，领命而出，叹曰：“我本欲死于秦，谁知却死于翟也！”闻者亦莫会其意，襄公自回绛都去了。

单说先轸升了中军帐，点集诸军，问众将：“谁肯为前部先锋者？”一人昂然而出曰：“某愿往。”先轸视之，乃新拜右车将军狼臆也。先轸因他不来谒谢，已有不悦之意，今番自请冲锋，愈加不喜，遂骂曰：“尔新进小卒，偶斩一囚，遂获重用。今大敌在境，汝全无退让之意，岂藐我帐下无一良将耶？”狼臆曰：“小将愿为国家出力，元帅何故见阻？”先轸曰：“眼前亦不少出力之人，汝有何谋勇，辄敢掩诸将之上？”遂叱去不用，以狐鞫居有崤山夹战之功，用以代之。狼臆垂首叹气，恨恨而出。遇其友人鲜伯于途，问曰：“闻元帅选将御敌，子安能在此闲行？”狼臆曰：“我自请冲锋，本为国家出力，谁知反触了先轸那厮之怒，他道我有何谋勇，不该掩诸将之上，已将我罢职不用矣！”鲜伯大怒曰：“先轸妒贤嫉能，我与你共起家丁，刺杀那厮，以出胸中不平之气，便死也落得爽快！”狼臆曰：“不可，不可！大丈夫死必有名，死而不义，非勇也。我以勇受知于君，得为戎右。先轸以为无勇而黜之，若死于不义，则我今日之被黜，乃黜一不义之人，反使嫉妒者得藉其口矣，子姑待之。”鲜伯

叹曰：“子之高见，吾不及也！”遂与狼獾同归，不在话下。后人诗议先轸黜狼獾之非，诗曰：

提戈斩将勇如贲，车右超升属主恩。

效力何辜遭黜逐？从来忠勇有冤吞。

再说先轸用其子先且居为先锋，栾盾、郤缺为左右队，狐射姑、狐鞠居为合后，发车四百乘，出绛都北门，望箕城进发。两军相遇，各安营停当，先轸唤集诸将授计曰：“箕城有地名曰大谷，谷中宽衍，正乃车战之地。其旁多树木，可以伏兵，栾郤二将可分兵左右埋伏。待且居与翟交战佯败，引至谷中，伏兵齐起，翟主可擒也！二狐引兵接应，以防翟兵驰救。”诸将如计而行。先轸将大营移后十余里安扎。

次早，两下结阵，翟主白部胡亲自索战。先且居略战数合，引车而退。白部胡引著百余骑，奋勇来追，被先且居诱入大谷，左右伏兵俱起，白部胡施逞精神，左一冲，右一突，胡骑百余，看看折尽，晋兵亦多损伤。良久，白部胡杀出重围，众莫能御，将至谷口，遇著一员大将，刺斜里飏的一箭，正中白部胡面门，翻身落马，军士上前擒之。射箭者，乃新拜下军大夫郤缺也。箭透脑后，白部胡登时身死，郤缺认得是翟主，割下首级献功。时先轸在中营，闻知白部胡被获，举首向天连声曰：“晋侯有福！晋侯有福！”遂索纸笔，写表章一道，置于案上。不通诸将得知，竟与营中心腹数人，乘单车驰入翟阵。

却说白部胡之弟白噉，尚不知其兄之死，正欲引兵上前接应。忽见有单车驰到，认是诱敌之兵，白噉急提刀出迎。先轸横戈于肩，瞪目大喝一声，目眦尽裂，血流及面。白噉大惊，倒退数十步，见其无继，传令弓箭手围而射之。先轸奋起神威，往来驰骤，手杀头目三人，兵士二十余人，身上并无点伤。原来这些弓箭手惧怕先轸之勇，先自手软，箭发的没力气了。又且先轸身被重铠，如何射得入去？先轸见射不能伤，自叹曰：“吾不杀敌，无以明吾勇；既知吾勇矣，多杀何为？吾将就死于此！”乃自解其甲以受箭，箭集如猬，身死而尸不僵仆。白噉欲断其首，见其怒目扬须，不异生时，心中大惧。有军士认得的言：“此乃晋中军元帅先轸。”白噉乃率众罗拜，叹曰：“真神人也！”祝曰：“神许我归翟供养乎？则仆！”尸僵立如故。乃改祝曰：“神莫非欲还晋国否？我当送回。”祝毕，尸遂仆于车上。要知如何送回晋国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